



徐忠烈公遺集

奏疏

撫齊疏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從治謹奏爲收掌

勅諭符驗令旗令牌關防恭謝

天恩事臣

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崇禎五年正月
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
題奉 聖旨是徐從治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寫
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望 闕叩

頭謝

恩訖隨於本日准原任巡撫山東右

副都御史余大成咨送原欽奉嚴處預備倉糧
查閱民兵督發班軍督催薊鎮宣大糧餉督催
漕糧傳 勅五道達字三百八十九號符驗一
道令旗令牌八百副萬字二千二百七十二號
巡撫山東銅關防一顆并吏卷等項各交代與
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自崇禎二年五月間蒙

聖恩俯允順天撫按爲臣代

題休致自安於

一丘一壑之內矣詎期

聖明采及葑菲起

臣田間畀以武德兵備臣聞

命促裝於崇

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赴任自登城失守全

省震驚舊撫臣余大成

題臣監軍因於五年

正月十二日檄臣過往遂於念一日馳至萊州

府而黃縣又先失矣與撫臣余大成鎮臣楊御

蕃王洪擇二十五日進兵伏蒙

聖恩垂念

時事孔棘

命臣巡撫重任臣自惟碌碌庸

才卽時平猶難致理况軍務旁午之日乎拜命飲冰於二月初一日與登萊撫臣謝璉同日到任政在商確調兵勦賊之計而初三日賊已奄至城下四面圍繞不能齎 奏候至初六日始遣人縋城而下僅移塘報二封於監視臣呂直按臣王道純求其轉 聞未卜能達否初七日颶風竟日賊氛或少歛欲遣官齎 奏日來情形危迫之狀盡在塘報中不敢多贅但望援不至臣雖同防臣謝璉總兵楊御蕃監視太監徐得時翟昇誓衆死守恐難久持伏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急 勅兵部調馬兵六七千星馳前來或可保全萊州一塊土也臣與監視臣呂直及防臣謝璉按臣王道純計議勦賊長策滅此而後朝食定不以賊貽 君父憂也爲此今將到任日期并收掌過 符驗旗牌關防緣繇理合具本專差官郭尙文齎捧謹具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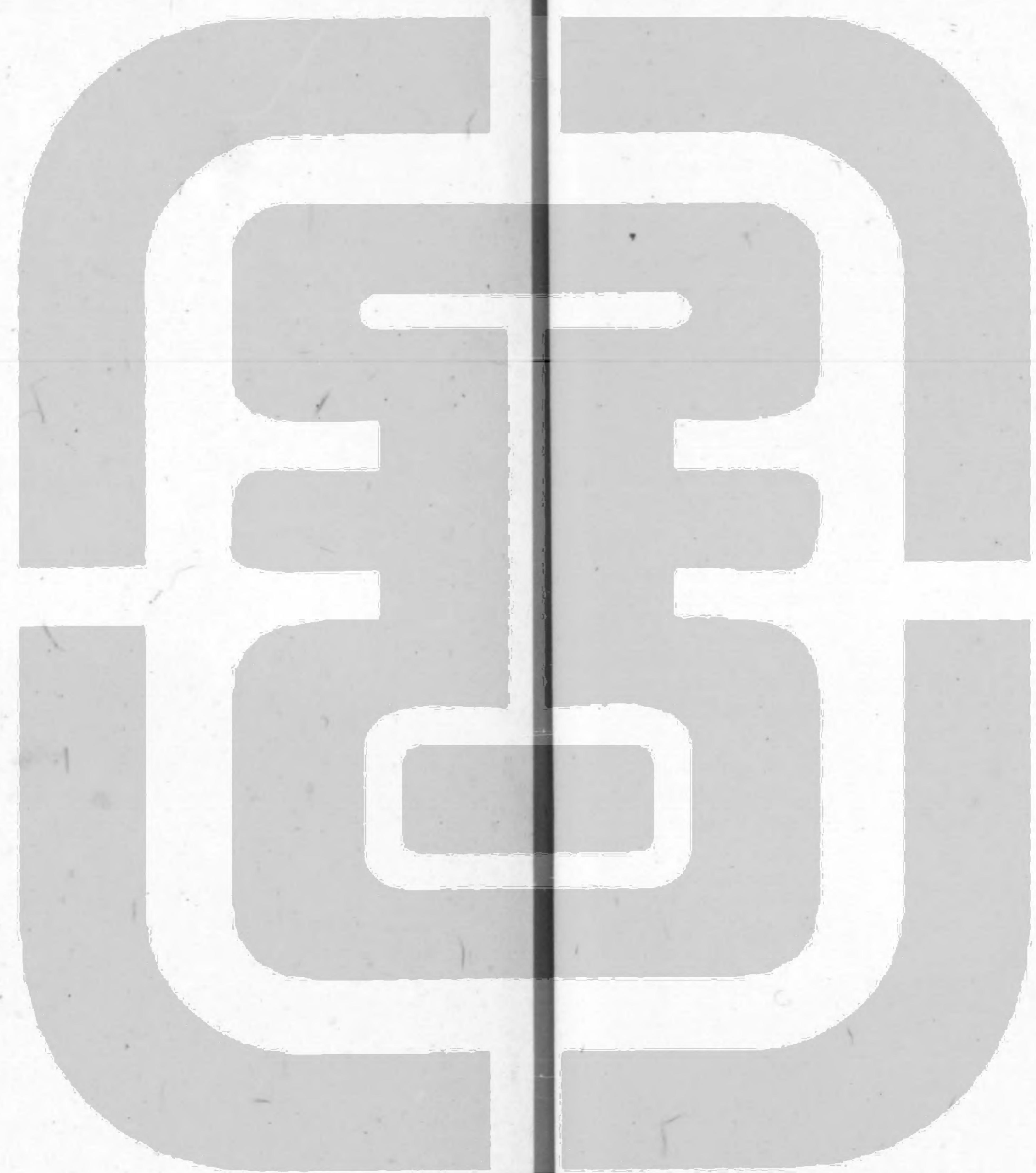
守萊疏一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從治謹

題爲緊急軍情事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申時
據署總兵官楊御蕃塘報內稱正月三十日午
時有馬賊七千餘人自未時與鎮營衝打御蕃
親督兵丁去營壕邊與賊對射至酉時賊留二
千餘衆在營東安營其餘復攻圍西南山天津
營至一更時各相對列營至初一日辰時賊兵
四圍津營又到步賊萬餘架紅夷大砲并大將

軍等砲重疊圍攻各營只望見津營差將官陳
 奇功與賊講撫兩邊差人往來不絕賊忽將津
 營衝開王總兵似領馬兵衝出不知向往賊家
 遂踞津營本營與鋒營萬分危急且輜重不接
 乞速發援兵以救危急倘誤時刻不可言矣理
 合塘報初二日辰時又據楊御蕃塘報內稱初
 一日卯時賊拔營齊來用紅夷大砲五位大將
 軍三百餘位攻圍鎮營二日夜時無暇刻本鎮
 親督兵丁與賊對射用砲打死賊兵數百賊眾
 攻圍愈急二日夜官兵俱無食用大砲三十餘
 位炸破二十四位火藥鉛子俱無各兵至酉時
 奮力撲殺一處賊兵漸退南山步兵不能遠追
 各丁割級一百二十九顆槍招旗十四杆隨收
 兵暫回萊府俟援兵盡集一奮勦滅有功員役
 并砲傷官兵馬匹查明另報等因到臣該臣謹
 會同監視登島太監呂直巡撫登萊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謝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着
 得天津總兵王洪初到時見其軀靡腫而氣消

索動稱賊勢衆大有談虎色變之意及至新城
鎮扎營與各營相距甚遙彼此難以救援幸夷
丁驍勇力護本將潰圍而出賊且踞其營取其
火器以打我兵孰非王洪階之厲也如無後效
難追前愆津營先潰各營動搖幸楊御蕃傳令
鎮定自辰至酉與賊攻打數陣殺賊無算火藥
鉛子俱盡糧草阻隔夜劫賊營全師而還功有
足多焉若楊御蕃者慷慨激烈誓不與賊俱生
鼓舞奮揚能使各兵用命膽畧俱備綽有父風





王道純將見在兵馬星馳赴援並勅兵部再
調馬騎五千川兵五千以爲後勁而賊氛可立
靖疆宇可立全矣若撫之一字是賊之所以愚
弄孫元化於股掌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耶
觀賊攻萊不遺餘力以必尅爲主卽狡■攻城
亦未聞以紅夷砲相加者是何等狡悍而可再
蹈元化之續乎臣等不得不拈破以解築舍之
議也緣係援兵一步不前城守萬分危急伏乞
聖明軫念封疆急勅進兵以解危城再調馬

後思齊公集 卷之三
騎萬餘以圖善後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不
敢用印齋捧謹差官郭尙文特稿徑投貴部煩
卽代 題施行

守萊疏三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從治謹
題爲撫字不宜再誤援萊洵非緩圖等事照得
叛賊圍萊距今五十日晝夜掏洞危在旦夕兼
之糧草將盡火藥鉛子所餘無幾內潰可憂闔
城命懸呼吸援兵逗遛不進恐爲贊畫張國臣
言撫所誤致陷封疆伏乞 聖明急勅王客
官兵星馳進勦以解萊圍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旨知

諫撫賊疏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從治謹
題爲撫字不宜再誤援萊洵非緩圖伏乞

聖明速賜 乾斷刻期進兵以保封疆事照得
萊府被圍距今五十日矣賊在正東正西東北
西北處晝夜掏洞每洞可容五六十人掘窰東
北角已經塌下雖童穉亦可平步而上臣同防
臣謝璉鎮臣楊御蕃叅將彭有謨監視內監中
軍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同知寇化通判任

棟知縣洪恩炤等屢屢設法用火燒其洞中連人煨燼柰薪盡火滅賊復進入閔不畏死西門高結二臺竟與城埒東北對塌角巍插一臺高出城表日置紅夷大砲鐵子每個重十劔俯矚城堞遍擊百發百中一砲輒傷一堞若入城內則磚墻抱樹必透四五層延至前月二十九日東北角洞內可容旋馬勢甚岌岌臣等商議決無坐以待斃之理只得冒險發兵二股一出南門一出北門南以誘敵北以平洞出北門者五百人賊備甚嚴鎗砲如雨被重傷者十之三輕傷者十之五而賊之受傷者亦相當幸隧道燒塌差可少延不踰日而賊復傍穴三四處又穴西北水溝處臣等竊以爲援兵旦晚且至可解此危詎意至本月初五黎明僅有真保營遊擊張汝行津營叅將李景加銜都司折雲登州道臣宋之儁遣臣標下加銜遊擊李楠統領馬騎共三百五十七員名至亦少壯聲勢但騎卒難以守城出擊尙存見少相傳川兵已到青州馬

兵相距不遠四五日內必從昌邑齊進乃時已
換夏兵尚杳然果棄萊州耶抑爲撫之一字所
誤耶最可笑者三月初七日贊畫張國臣以書
致臣與防臣謝璉內抄傳 旨意一道并兵

部諭帖一道乃知兵部已據國臣塘報達

聖聽矣夫國臣桑梓情深不得不爾然何其敢
於欺 皇上而陷封疆也當其差余一鯨持

諭帖投孔賊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使果止兵
不攻或肯退一步或暫息一刻掏洞臣等何故

而不樂撫將貪勦之功耶抑忌張國臣之撫成
耶惟是國臣以撫爲賊解嘲而賊實借撫爲緩
兵急攻之計乃金一鯨受賊厚賄歸而布散流
言對援兵則誑稱賊有幾萬汝輩安可輕進對
各官則誑言賊用紅夷砲環擊城將陷矣賴我
到宣諭 旨意卽止攻而國臣遂信其言以

發塘報不知金一鯨三造賊營每到一次則攻
城轉急一次故臣答國臣云自諭帖頒布之後
攻城轉急乃國臣又答臣云賊稱我總人下城

致彼之攻果爾則必使賊任意攻打而我不以一矢加遺將萊城拱手以授賊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夫當孔賊之過青州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追擊甚易乃孫元化遺書云賊已就撫爾兵必不可往東一步以壞我撫局余大成遂止兵弗追及至登城乃以張燾所領遼兵出敵明知張燾兵已順孔賊矣又聽三百餘賊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立作刀頭之鬼慘動

天

餘賊始不敢迫視二十日黎明用懸石捶場西北之洞二十一日乘風飛射火箭賊所築三臺頃刻成灰擊死救火之賊二百餘臣等之所以禦之者可謂殫心竭力無所不至矣但圍城日久升米千錢束柴百文且油鹽蔬菜俱已食盡火藥鉛子日夜擊打所餘幾何若援兵旦暮不至雖鐵城石人斷不可保臣憶大凌河被圍猶厯 聖慮屢 勅援凌豈以今日聲名文物重地反沙磧荒城之不若而視爲可有可無

耶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
璉合詞具題伏乞 聖明詰問援師何故逗

遛萊城因何不救 急勅主客官兵星馳前

進立掃叛逆以救萊圍俾臣等便可驅馳展布

共圖恢復登城為匹夫匹婦復讐也臣等曷勝

激切顛望之至緣係撫字不宜再誤援萊洵非

緩圖伏乞 聖明速賜 乾斷刻期進兵

以保封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官劉

應坤同健丁突圍齎捧謹題 旨知



俟明春發運深爲便計此買穀之當議者二也
應運糧料赴蓋州套交卸是矣然必先登州
將九州縣所輸額數與該府督餉廳逐一盤斛
明白出給通關方准開洋雖布帆無恙其常也
倘有不測而取必於蓋州之實收恐僅能責州
縣以正供不能責州縣以意外也此清糧之當
議者三也運糧船隻取數甚多內河裝鹽小艇
旣不能航海利津海口外又無船可僱勢必在
登州僱覓海船裝載則船價銀兩從何設處萬

後忠烈公集 卷之三
一登州無船欲責備各州縣自行打造恐倉卒難辦有悞大事此運艘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各款皆勢所必至理所必然若不預爲申明則屈指來春爲時有幾關係匪小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請爲此今將前項緣繇并以申呈書冊理合具申

緩徵止稅詳議

爲酌定新餉派徵之期禁止稅契騷擾之令以便遵行以甦民困事照得新餉加而又加百姓苦而益苦幸蒙撫按軫念痾瘵屢陳乙覽其所以爲民請命者至矣而天聽彌高持籌偏執時事至此其柰之何第加派之額數不可虧而徵收之限期亦當議如四十七年所徵作爲四十六年是矣以四十八年論之則春夏當徵每畝二二釐五毫作四十七年之數秋冬當徵每畝二

徐忠烈公集 卷之三
釐五毫作爲本年正數是一歲疊徵亦義之所
不得辭也若以續加之二釐五毫又加之一釐
四毫併徵於今歲一歲而四其徵即使巨源之
培克嚴武之峻歛恐不能得之於今日也况去
歲肥蠶示儆秋成已虛今春雨澤愆期二麥盡
稿雖目前稍有秋禾之望然欲其貨穗鬻苗以
辦此情何忍堪州縣請印赤曆紛紛莫定相應
請乞明示以續加之二釐五毫又加之一釐四
毫派徵於來春二麥之期則額數悉如部文畧

於其中分別見徵隔徵耳此其說已詳於兩院
疏中理合上請以便州縣遵行者也至於稅契
搜索之說尤萬萬不可行者稅契止當聽民自
便耳若按籍而索之至以世守之業欲令另立
新契甚至差人勾攝許人首訐此風一倡徒以
長貪婪刁棍誦詐之局亦以開不肖有司聚歛
之門而於公帑必無纖毫之裨也且此中非恣
產者數頃之家弃而他徙如敝屣然若更爲是
說以驅之使力耕者以耕爲悔受田者與田爲

仇大亂之道也語曰水濁者魚噉政哥者民亂
此之謂矣本府非敢自託於陽城之政拙亦豈
敢自附於師中之希旨相應請乞明示收回部
檄以定人情者也俱係遵照來文事理本府未
敢擅便

啟

賀杭州萬太尊啟

伏以紫綽凝輝天寵重城之寄黃堂靄瑞福星
蒞開府之榮冠帶欽尊閭閻動色恭惟老公祖
臺下西山毓粹潁水孕靈牘滿公車蚤向金門
振藻雲連魏闕驟誇玉署含香帝實資以股肱
躉試望之於出補民方倚爲父母競歌叔度於
來遲操凜冰壺公室共私門如水明同玉燭吳
山與瀾水皆春幸二千石之得人章甫慰環橋

之願忻十萬戶之禔福兒童歡竹馬之迎張之
鹽范之粟須知皆拜下風李之井蕪之堤久矣
再稱媲美某挈瓶負短襪線非長肅此片郵用
申積悃故鄉無際地雖遠隔馬牛大厦可依心
實慶同燕雀仰惟電照曷任氷兢

表

丁未闡牘

擬上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楊榮學士
楊溥入侍以御製述先詩九章并序摹
本賜之因論以開創之難守成不易宜
盡心輔導

謝表

宣德六年

伏以

龍文展桂帙乾坤披赤練之光
鳳篆啟芝函山海爭玄香之彩珠璣驪領共忻

交泰於明良鐘鼎螭頭更繹一心於躬守
瀛洲春早

九廟增輝藝苑烟浮千官動色臣

士奇

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畫成八卦奇耦
肇於庖羲象作萬形文字原乎蒼頡茅茨
留星雲之句堯頌日而舜頌華璜旒綴蚪
蚪之章殷銘盤而周銘牖光武十行一札
渺渺若遊霧之拂春林太宗六翻九霄靄
靄似輕雲之上秋漢赤霞繞赤城千丈藜

燈閣上問縹囊白雪歌白壁一雙奎曜樓
前驚翰墨自經窮虎觀篇連北鴈南鴻卽
席設鸞坡字多魯魚亥豕金花玉樹非復
麟趾及騶虞鐵畫銀鈎祇傳蜂腰與鶴膝
呼客卿之子燕落泥梁封管城之君風生
涼閣徒寄虛名於黃竹何裨實績於紫庭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睿秉謙冲

學同乾健

如綸如綉

九旻耀雲漢之華

爲律爲毫

五夜滉星河之影

發神蛟於起劍

寶威鳳於懸針

虎臥龍騰炯矣先王之鴻業

鸞飄鶴翥誠哉仙子之虬章

御紙風飛佳氣鬱蒸而繚繞

宸書海溢祥光披拂以盤旋

絳幘照鮫綃快覩掣天彩電

黃扉點蜃墨應作擲地金聲猶計從來治日

少而亂日多大約今時君易驕而臣易諂

倘知體貌爲九閭之隔務令精神已一日

而孚象鼓初開勅豸臣而登

御雉輦再合厓貂使以傳

宜猥逮庸愚忻逢

盛典

虹霓晝現上千東壁之墟

狸麝時頒下燭西崑之府始焉

披文相質萬幾陶冶於

帝王繼而

寫牘揮圖百練鑪錘於神鬼髣髴雄心齊
高祖風起雲揚縱橫勁骨笑尚書露垂波
偃儼羨墻其如見彙爲一編思著蔡之非
遙詳兼八體

牙籤纔入秘書省俄驚

天上啣來

藤角更頒近侍臣恍惚

雲中降下謂玉潤謂珠圓擬銀河之掛星宿合
千流萬派以朝東忽銅紋忽金錯法翠羽
之灑桃花環九野三垣而拱北非惟陽春
之寡和抑且薤葉之難工膺斯

慈旨藹冬日以春溫撫此

丕基念間關之百戰必汝穎斬黃之阨常在

目前庶

金甌不至殘缺非伊周稷契之良時爲心沃
恐

玉燭無以調和均處食土之毛忍忘保泰之

策臣

士奇

等仰慚王孟俯愧虞顏栢梁旣

失其先聲衡石復遺於古畫錦囊句拙徒

曰嘔心寶閣會遙因茲歛手幸有

絲綸璀璨敢不琬琰珍崇方覲王子之抄恒

冀備忘而備覽還師柳公之諫相期正已

以正君伏願

編雅歌風

刻符懸帳

天葩每流於綰芷

帝籙早備於傾葵鑒

主臣同德同心務使發諸躬而見諸政念

祖宗一創一守勿徒舉之口而筆之書

懋冊凝芬占風納賚

絢服騰照候月歸琛會見

甲子生於姚墟百十之年鼎盛因知

丙丁建於岐麓九七之數永貞矣臣等無任

云

云



遠過豕蛇恐我軍仍驚風鶴幸賴竭恩於
肘腋遂能奏凱於疆場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河清應瑞

鳳翽呈祥

升中泰壇雲氣英英露彩

環橋豐序芹水苾苾飄香慨自煽虐於邊城
皆緣~~去~~策於幕府痛奸人賣盧龍之塞致
赤子化玄兔之燐彼業已倏去倏來真不

啻首鼠靡常尾狐叵測我何以且攻且守
必期於老熊當道猛虎在山爰
錫尙方務嚴間諜勇士戰酣於水背謀臣
勝於火攻錦以斗大孤城初攻西北但見
燼尸原野再攻東南惟聞慟哭陰山非復
向時之開門揖盜敵以憤心挑鬪一戰於
寧而車營聯絡用神器以擣其中堅再戰
於錦而陣法混元出銳師以撓其外護頓
起從前之望影披靡殺氣上而成虹星光

下而結幕我如決溜彼若潰川血流成淵
骼積成丘掀番鴨綠江盡洗兩河之積憾
焚其名王糜其愛子直抵黃龍府寧憂一
線之危關魚駭斯奔見旄頭之隕落鹿驚
無路咸解辮以來降氣鬯三靈功高萬古
故是貔貅之用命實繇帷幄之有人等
才慙鳴劍志耿請纓射虎乏飲羽之能運
牛謝流木之智必是廓千里榆塞庶祈生
入玉門關自非靖十載狼烟誰望會朝

金鳳闕伏願

睿畧風馳

皇靈霆震黃沙磧裏回千年不到之春青海城
頭懸午夜長明之笛州還安樂城還自在
瑤堦仍奏旅葵書鳧篋絕跡熊穴長封

清廟其歌天馬曲

臣等無任云

云

